

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載籍中南亞史料匯編 上

COLLECTION OF SOUTH ASIAN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CHINESE SOURCES



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載籍中南亞史料匯編
上

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載籍中南亞史料匯編
下

滬新登字 109 號

中國戰籍中南亞史料匯編

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編

(全二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39.25 插頁 6 字數 946,000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2,000

ISBN 7—5325—1461—7

Z·212 定價：29.70 元

序

季羨林

中國和印度同為世界文明古國，都對人類文化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兩國也有極大的不同之處，這首先表現在對待歷史的態度上：中國是最重視歷史的國家，而印度則是非常不重視歷史的，以致馬克思有“印度無歷史”之嘆。

到了近代，大概是受了歐洲的影響，也由於反抗外來侵略的需要，印度歷史科學興盛起來了。從十九世紀初葉起，出現了大部頭的印度歷史著作。最初還是歐洲學者居多，爾後印度自己的史學家也一代一代成長起來。到了今天，印度史學界不但巨著如林，而且水平也極高。印度無歷史的狀況徹底扭轉過來了。

但是，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印度史學家注意到中國浩如煙海的載籍中關於印度的記載。他們幾乎都承認，沒有中國正史和旅行家的著作，研究印度歷史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樣的認識無疑是非常正確的，也已經有不少年了。可是認真搜集中國載籍中有關印度史料的工作，却做得非常不徹底。儘管有不少學者從事此項工作，做了一些搜集工作，但離開全面還有極長的距離。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

北大南亞東南亞研究所的耿引曾同志，多少年來從事在中國羣籍中搜集有關南亞史料的工作。辛辛苦苦，翻檢各種各樣的典籍，焚膏繼晷，兀兀窮年，到了今天，搜集得成績斐然可觀。我們曾將這個消息，對外國朋友，特別是印度朋友講過。他們聽

了，都異常興奮。切盼能早日完成，並譯為英語，以利廣大不通漢文的印度學者使用。現在搜集已經基本告一段落。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今天出版條件異常困難的情況下毅然承擔出版的任務，他們的舉動我相信會得到中外學者的同聲讚揚。印度有一些朋友答應同中國學者一起，將這些資料逐步譯為英文，為中印兩國幾千年的老朋友誼再添嶄新的一章。此舉將會進一步增強我們兩國人民的友誼，這是可以斷言的。

我在興奮之餘，謹綴數言，算是序。

1988年10月24日

前 言

南亞包括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不丹、斯里蘭卡、馬爾代夫等國家，這些國家大都是中國的鄰邦。南亞的恒河、印度河流域和中國的黃河流域同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印度和中國都是世界文明古國；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發祥於南亞，尼泊爾的蘭毗尼就是釋迦牟尼的故鄉。遠在公元前二世紀，隨着張騫“鑿空”和橫貫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的開闢，中國與南亞已發展了國家間的外交關係；到了一世紀中，佛教已傳入中國的中原地區。中國與南亞諸國的國家交往歷史悠久，人民友誼情深意厚。歷史進入近代之後，中國與南亞又都成了西方殖民主義者侵略的目標。中國人民與南亞人民曾在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并肩戰鬥，我們之間的傳統友誼又增添了新的內容。當前，中國與南亞各國同屬發展中國家，都面臨着發展經濟、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重大任務，在變化莫測的世界上仍然有許多一致的利益。鑒古可以知今，研究中國和南亞過去的關係史，有助於發展我國同南亞各國之間的交往。

中國是發明紙和印刷術的國家。中國人素來為有浩如煙海的文獻典籍而自豪。中國人在歷代的文獻典籍中就記載有大量有價值的有關南亞的史料。首先是歷代官修的史書、類書，如《廿五史》中每部史書對南亞各國幾乎都有專門敘述，唐代的《藝文類聚》和宋代的《冊府元龜》中，保存着不少記載南亞各國的佚書佚文；歷代的筆記、小說、遊記中所保存的南亞史料，更是數

不勝數，除了堪稱研究古代南亞瑰寶的《佛國記》、《大唐西域記》等著作，晉代的《搜神記》也有關於天竺雜技傳入江南的記載，宋人的《夢溪筆談》中保存了梵文四十二字母的音譯表等等；在歷代的曆、數、農、醫等書中，保存着中國與南亞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史實；在釋典中也保存着許多不可多得的史料，如《法苑珠林》中王玄策的《中天竺國行記》殘篇便是；在歷代的詩文集和各地修輯的地方志中，有些史料彌足珍貴，同樣不可忽視。這裏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國民主主義革命家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其機關刊物《民報》中的許多篇章反映了中國人民、南亞人民反對帝國主義、要求民族獨立的重要史實與共同願望。發掘、整理、編纂這些史料，乃是中國南亞研究工作者責無旁貸的任務，也是建立中國南亞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匯集這些史料，是編寫南亞各國歷史、中國與南亞各國關係史的基礎工作。它為研究中國與南亞兩千多年來的交往提供了資料。同時通過探討中國與南亞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交往，可以得出某些規律性的東西，有助於發展當前的經濟文化交流。因此，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北京大學合辦的南亞研究所成立後，在季羨林所長的關懷下，便組織人力，着手編輯《中國載籍中南亞史料匯編》。

《中國載籍中南亞史料匯編》打算分若干冊陸續出版。第一冊從漢朝到唐朝五代，第二冊從宋朝到清朝的1840年，第三冊是1840年後的近代部分，第四冊打算收集歷代碑銘石刻中的有關資料。中國的載籍是汪洋大海，要把歷朝歷代的資料收集齊備再行出版是不太可能的。只能先出便于搜集的主要部分，以後陸續增補。

本匯編以提供資料為主，對資料的考證和進一步研究，則不是編輯本書的任務。我們的着眼點在於史料的準確性、科學性和學術價值上。從這幾點出發，對輯錄過程中的一些問題作如

下說明：

一、在有關中國與南亞關係的史料中，佛教佔有相當大的篇幅。滙集這部分史料時，常常遇到一些神異的、因果報應的記敘。這部份內容我們基本不收。但某些對佛教文化傳播、研究名僧事跡有一定參考價值的史料則酌情收入，如《西陽雜俎》卷一唐永貞年有梵僧爲王布女摘去鼻息肉一條，又如被唐廷封爲開元三大士的不空和尚爲“彗星出、天不雨”行法做齋事等等。爲了保持史料的完整性，都錄其全文。

二、在收集資料過程中，各書對同一事件的記載常有出入。有這樣的情況則二者並錄。如《隋書》的《骨儀列傳》記骨儀爲京兆長安人，而《北史》則記爲天竺胡人。究竟是天竺人還是長安人，我們不做結論，讓二說並存，待讀者去考證研究。

三、關於西域，它是一個歷史地理概念，始稱於漢朝。其地域範圍，最初大體指玉門關以西，巴爾喀什湖以東及以南的廣大地區，後來又泛指蔥嶺以西諸國。班固將罽賓國列入了《漢書》的《西域傳》，范曄又將天竺國列入《後漢書》的《西域傳》，在《隋書·經籍志》裏，還記載着“佛經者，西域天竺之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釋迦牟尼所說”。可見古人地理觀念中的西域是包括了今天的南亞地區的。因此，我們搜集有關西域記敘的範圍略寬，比如《三國志·魏書·少帝紀》的“景初三年西域重譯獻火浣布”，及其下裴松之的注釋，均全文輯錄。這裏指的西域可與後來《晉書·苻堅載記》中“天竺獻火浣布”事件聯繫起來考慮。我們認爲對西域的有關資料採用寬收窄用的處理辦法，才不致使重要的史實遺漏，並可以此來補充和考證其它。

四、關於大月氏，除出土的一批大月氏錢幣爲實物資料外，僅在漢文典籍中有所記載。大月氏人原居住在中國西部敦煌祁連山一帶。公元前二世紀初被匈奴擊敗，一部分西遷至阿姆河

流域。約在公元一世紀，它建立了貴霜帝國，不久統治了恒河流域。到了極盛的迦膩色迦時代，它的統治擴大到了印度河流域。版圖西起咸海，東到蔥嶺，稱雄於當時的中亞細亞。國都在今天的巴基斯坦白沙瓦。大月氏人雖非南亞次大陸土著，但它是貴霜王朝的建立者。爲了說清楚它的來龍去脈，我們在所收載籍中對其有關史料全文輯錄。

五、關於中亞、西亞。這裏首先要說明的是中亞、西亞都是純地理名詞，自古以來即分屬於各個不同的國家，中亞有一部分地區是中國的領土。其次要交代的是，某些中亞、西亞史料，如與南亞歷史或中國和南亞各國關係史有關，均一併輯錄。比如《隋書·裴矩傳》中關於從敦煌至西海的北道、中道、南道的記載，就全文加以收錄。這雖不是專門敘述中國與南亞交通路線的，但它有助於了解這一問題的全貌。衆所周知，法顯、玄奘都是經過西亞、中亞到達南亞的。研究中國與南亞各國關係史，最好懂得中亞的歷史、地理、民族、語言。當然，這是個很複雜的研究課題，有待許多專門家從事這項工作。本《匯編》僅從研究南亞角度出發，附收一些有關的中亞、西亞史料，它不過是中國載籍裏中亞、西亞資料的一滴而已。

凡例中已提及，對某些梵文名詞加以簡注。關於地名則不加今注了。古代南亞地理是一個專門學科。中國歷代典籍記載的南亞地名，名目繁多。即如“印度”一名的考釋，吳其昌的《印度釋名》（《燕京學報》第四期1928年12月）列出的對於印度的稱謂就有三十八個；朱延豐的《古獅子國釋名》（《史學年報》二期一卷1934年9月）列出獅子國名稱三十三個，但收錄還不算齊全。《清史稿》卷五二九即有“醜塗爲印度轉音，醜塗水即印度河也”的記載，吳文未見。這類例子不逐一列舉。我們期望在《匯編》提供的資料基礎上，能有大量考證古代南亞地名的文章和學術專著

問世。按目前國內外的學術水平，尚不能對所輯的全部地名標出確切的今地。當然不是說一個也沒有定論，但無定論的為數不少。我們考慮與其給讀者提供一些不成熟或者是錯誤的知識，還不如暫不加今注更為妥當。

六、前面已談到史料中有神異的、因果報應的成份，這裏還要特別指出的是史料中的大國沙文主義成份。任何一種史料，都要打上時代的烙印。封建帝王的詔令、敕文，是站在封建統治者的立場來寫的，但仍不失為重要的史料，所以全文輯錄。

本《滙編》在季羨林所長的關懷與指導下完成。查閱史料和編輯工作由耿引曾負責，袁堅參加了抄寫和標點工作，陰松生也參加了抄寫工作，史料的標點由張聯榮校核，梵文名詞的簡注由王邦維完成，《唐開元占經》的校注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陳久金承擔。在《羯鼓錄》梵文曲名的選擇中，曾得到陰法魯先生的指教。

中國古籍浩如煙海，從中輯錄南亞資料，疏漏在所難免。許多史料又涉及各種專門學問，晦澀之處甚多，編者學力有限，一定會有許多錯誤及不當之處，敬請廣大專家、讀者指正。

耿引曾

1988年7月

凡 例

- 一、本《滙編》係輯錄原書史料而成。有關南亞的專著，如篇幅太大，不宜整本抄錄者，則僅作題解。
- 二、所輯錄的載籍盡量採用最新校注本，其中有參考價值的校釋皆予保留。古人校釋隨文刊錄，今人校釋採入編者簡注中。如原書無最新校注本，則採用公認的最佳版本，並由編者斷句、標點。對所引史料中需說明的問題、明顯錯誤及某些梵文名詞，加以簡注。
- 三、載籍排列按朝代序列以成書先後為序。如各書所引史料內容全部重複，則祇錄最早出處，後者從畧。
- 四、關於類書，祇收佚書佚文中的有關史料，其它從畧；但對本《滙編》題解書目中的有關條文則一併採入。
- 五、所錄史料一律採用繁體。字體一般以原版本為準，除了個別過於冷僻的異體字，原則上不做改動。

上册目錄

序	季羨林	1
前言	耿引曾	1
凡例		1
第一部分 兩漢有關南亞的記述		
一、史記		1
二、漢書		7
第二部分 三國兩晉南北朝有關南亞的記述		
一、三國志		16
二、博物志		19
三、西京雜記*		21
四、南方草木狀		21
五、華陽國志		22
六、搜神記		22
七、佛國記(題解)		24
八、後漢書		25
九、宋書		33
十、南齊書		39
十一、高僧傳		43
十二、水經注		111

• 對《西京雜記》的作者及成書年代歷來有爭議,本《滙編》採用晉說。

十三、齊民要術·····	122
十四、洛陽伽藍記·····	123
十五、魏書·····	136
十六、續畫品·····	150

第三部分 隋唐五代有關南亞的記述

一、北堂書鈔·····	151
二、藝文類聚·····	156
三、梁書·····	165
四、陳書·····	171
五、北齊書·····	172
六、周書·····	172
七、隋書·····	172
八、晉書·····	181
九、大唐西域記(題解)·····	184
十、釋迦方誌(題解)·····	185
十一、南史·····	185
十二、北史·····	186
十三、續高僧傳·····	186
十四、法苑珠林·····	250
十五、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題解)·····	269
十六、南海寄歸內法傳(題解)·····	270
十七、千金翼方·····	271
十八、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題解)·····	280
十九、唐開元占經·····	280
廿、往五天竺國傳(題解)·····	299
廿一、初學記·····	299

廿二、外臺秘要	301
廿三、建康實錄	312
廿四、佛說十力經	312
廿五、通典	317
廿六、唐國史補	324
廿七、歷代名畫記	324
廿八、羯鼓錄	328
廿九、酉陽雜俎	330
卅、蠻書	345
卅一、舊唐書	347
卅二、全唐文	365
卅三、全唐詩	506

第一部分 兩漢有關南亞的記述

一 史 記^①

① 本篇採自中華書局標點本(1959年版)，按出版說明，圓括弧和方括弧用來標明字句的應該刪去和應該補上。南朝宋裴駰的【集解】、唐司馬貞的【索隱】、張守節的【正義】中有關部分一併收錄。

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一)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闐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東胡初輕冒頓，……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既歸，西擊走月氏。

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明年(初元四年)，單于遣漢書曰：“……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諸引弓之民，並爲一家。……”……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

其明年(元狩二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二)……

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

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

(一)【正義】氏音支。《括地志》云：“涼、甘、肅、延、沙等州地，本月氏國。”

(二)【集解】《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索隱】韋昭云：“作金人以爲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爲主，今浮圖金人是也。”又《漢書音義》稱“金人祭天，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徙之於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事恐不然。案：得休屠金人，後置之於甘泉也。【正義】《括地志》云“徑路神祠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今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爲祭天主也。

(卷一百十《匈奴列傳》)

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歷五王國，……冀獲單于子。……過焉支山千有餘里，……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收休屠祭天金人。(一)……”

(一)【集解】如淳曰：“祭天爲主。”【索隱】案：張嬰云“佛徒祠金人也。”如淳云“祭天以金人爲主也。”屠音儲。

(卷一百一十一《衛將軍驃騎列傳》)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一)可數千里，得蜀買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閒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爲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身毒國。

(一)【集解】徐廣曰：“字或作‘竺’。《漢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索隱】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索隱】身音